白雨齋詞話

陳子亦峯予戊子江南所校士也闈中得其卷議論英偉而眞意懇摯決其爲宅心純正之士薦於主司果膺魁選謁予於桃源署齋溫文爾雅與談經史悉能根究義理貫串本原詩古文辭皆取法乎上必思登峯造極而後止閒論時事因及古忠臣孝子輒義動於色予竊喜鑒衡不爽而生之素所蓄積可知矣桃源劇邑不易治予欲維縶之俾資贊畫以親老辭詎意年甫強仕而歿尊公猶健在也其門弟子集其詞話並所著詩詞先以付梓予得而閱之推本風騷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

非所謂宅心純正蘄至於登峰造極者歟予既幸
能得一士又甚惜得一士而未獲見諸行事第以
空言傳世不能無慨於中爰書數言以弁簡端
光緒二十年秋八月歷城汪懋琨序

白雨齋詞話敘

詩莫盛於唐而詞莫盛於宋宋以後詞律復變則南北曲出焉故詞之爲體詩以爲禰曲以爲子識者爲之莫不沿溯漢魏游衍屈宋以蘄上闚三百篇之恉意謂不如是不足以徵其源涉其奧其說亦既美矣然予嘗以爲此文辭之源非文心之源也文心之源亦存乎學者性情之際而已爲文苟不以性情爲質貌雖工人猶得以抉其柢不工者可知所謂詞者意內而言外格淺而韻深其發攄性情之微尤不可掩而世乃欲以鍥薄求之藻繪

採之抑末已吾友陳君亦峰少爲詩歌一以少陵杜氏爲宗杜以外不屑道也年幾三十復好爲詞探索既久豁然大徹所爲詞稾深永超拔已足上摩宋賢之壘而別著白雨齋詞話八卷抉擇幽微辯才無礙尤有不受流俗羈紲者亦峰之於詞思與學兼盡如此亦勤矣哉亦峰天資醕厚篤內行與人交表裏洞然無骫骳之習退省其家父兄之勞靡不肩任宗族之困莫不引爲己憂其有得於性情者又如此則文辭之工操本以運末復何怪焉同治之季予始識亦峰於泰州切劘道義既久

因得附為婚姻迄今二十餘年莫渝終始顧予兒弟輩業不加修而亦峰之學乃與年俱進嘗言四十後當委棄辭章力求經世性命之蘊予深偉其議且思有所翼贊而亦峰遽以光緒壬辰秋奄忽辭世噫善人君子不能久存於世歐陽子所以致慨於張子野者予嘗以為讆言今乃不幸於吾亦峰親見之甯無恫耶亦峰為學精苦每晝營家事夜誦方策及既歿遺書委積多未徹編惟手錄詞話已有定稾其門下士海甯許君守之諸君子將為栞行以予庶幾能知亦峰者督文弁首予既感

亦峰之志且幸是書之傳也因述所見如右以質
許君惟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亦峰所以自託者
旣箸其亦可以無憾矣乎記三年前亦峰嘗挈是
書初稾見視且屬爲敘予以方如南淸河俶裝待
發無以應也今乃終得論次其書而亦峰已不及
見烏呼此尤足以啟予之悲也已亦峰諱廷焯鎭
江丹徒人舉光緒戊子科江南鄉試殁時年四十
光緒十九年太歲在癸巳夏四月正定王耕心譔

自敘

倚聲之學千有餘年作者代出顧能上溯風騷與爲表裏自唐迄今合者無幾竊以聲音之道關乎性情通乎造化小其文者不能達其義竟其委者未獲泝其原揆厥所由其失有六飄風驟雨不可終朝促管繁絃絶無餘藴失之一也美人香草貌託靈脩蝶雨梨雲指陳瑣屑失之二也雕鎪物類探討蟲魚穿鑿愈工風雅愈遠失之三也慘慽憯悽寂寥蕭索感寓不當慮歎徒勞失之四也交際未深謬稱契合頌揚失實遑恤譏評失之五也情

非蘇竇亦感迴文慧拾孟韓轉相鬬韻失之六也作者愈漓議者益左竹垞詞綜可備覽觀未嘗爲探本之論紅友詞律僅求諧適不足語正始之原下此則務取穠麗矜言該博大雅日非繁聲競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極夫人心不能無所感有感不能無所寄寄託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鬱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詞章不外比興谷風陰雨猶自期以同心攘詬忍尤卒不改乎此度爲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淚所感者深且遠也後人之感感於文不若感於詩感於詩不若感於詞詩

有韻文無韻詞可按節尋聲詩不能盡被絃管飛卿端已首發其端周秦姜史張王曲竟其緒而要皆發源於風雅推本於騷辯故其情長其味永其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是六百餘年沿其波流喪厥宗旨張氏詞選不得已為矯枉過正之舉規模雖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墜緒未遠而當世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矣蕭齋岑寂撰詞話十卷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為體沈鬱以為用引以千端衷諸壹是非好與古人為難獨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為斯詣綿延一綫

暇日寄意之作附錄一二非敢抗美昔賢存以自
鏡而已光緒十七年除夕丹徒陳廷焯

受業門人海甯許正詩棠詩正定王宗炎受業甥
同縣包榮翰族子鳳章從子兆熚同斠字

白雨齋詞話卷第一

丹徒陳廷焯亦峯著

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

國初諸老。多究心於倚聲。取材宏富。則朱氏彝尊詞綜。持法精嚴。則萬氏樹詞律。他如彭氏孫遹詞藻。金粟詞話。及西河詞話。毛奇齡詞苑叢談。徐釚等類。或講聲律。或極豔雅。或肆辯難。各有可觀。顧於此中眞消息。皆未能洞悉本原。直揭三昧。余竊不自量。撰爲此編。盡埽陳言。獨標眞諦。古人有知。倘其諒

我

明代無一工詞者差強人意不過一陳人中而已自　國初諸公出如五色朗暢八音和鳴備極一時之盛然規模雖具精蘊未宣綜論羣公其病有二一則板襲南宋面目而遺其眞謀色揣稱雅而不韻一則專習北宋小令務取濃豔遂以爲晏歐復生不知晏歐已落下乘取法乎下弊將何極況並不如晏歐耶反是者一陳其年然弟得稼軒之貌蹈揚湖海不免叫囂樊榭窈然而深悠然而遠似有可觀然亦特一邱一壑不足語於滄海之大

泰華之高也

學古人詞貴得其本原舍本求末終無是處其年學稼軒非稼軒也竹垞學玉田非玉田也樊榭取徑於楚騷非楚騷也均不容不辨

作詞之法首貴沈鬱沈則不浮鬱則不薄顧沈鬱未易强求不根柢於風騷烏能沈鬱十三國變風二十五篇楚詞忠厚之至亦沈鬱之至詞之源也不究心於此率爾操觚烏有是處

詩詞一理然亦有不盡同者詩之高境亦在沈鬱然或以古朴勝或以沖淡勝或以鉅麗勝或以雄

蒼勝。納沈鬱於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卽不盡沈鬱。如五七言大篇。暢所欲言者。亦別有可觀。若詞則舍沈鬱之外。更無以爲詞。蓋篇幅狹小。倘一直說去。不留餘地。雖極工巧之致。識者終笑其淺矣。

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沈鬱。宋詞不盡沈鬱。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未有不沈鬱者。卽東坡方回稼軒夢窗玉田等。似不必盡以沈鬱勝。然其佳處。亦未有不沈鬱者。詞中所貴尚未可以知耶。

張氏惠言詞選。可稱精當。識見之超。有過於竹垞十

倍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但唐五代兩宋詞。僅取百十六首。末免太隘。而王元澤眼兒媚。歐陽公臨江仙。李知幾臨江仙。公然列入。令人不解。即朱希眞漁父五章。亦多淺陋處。選擇旣苛。即不當列入又東坡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章。所感雖不同。終嫌依傍前人。詞綜譏其有點金之憾。固未爲知己。而詞選必推爲傑構。亦不可解。至以吳夢窗爲變調。擯之不錄。所見亦左。總之小疵不能盡免。於詞中大段。卻有體會。溫韋宗風。一燈不滅。賴有此耳

飛卿詞全祖離騷所以獨絕千古菩薩蠻更漏子諸闋已臻絕詣後來無能爲繼

所謂沈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又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凄涼哀怨眞有欲言難言之苦又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又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

深意此種詞弟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後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一二豪傑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

飛卿更漏子三章自是絕唱而後人獨賞其末章梧桐樹數語胡元任云庭筠工於造語極爲奇麗此詞尤佳即指梧桐樹數語也不知梧桐樹數語用筆較快而意味無上二章之厚胡氏不知詞故以奇麗目飛卿且以此章爲飛卿之冠淺視飛卿者也後人從而和之何耶

飛卿更漏子首章云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

此言苦者自苦樂者自樂次章云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此又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亦即上章苦樂之意顛倒言之純是風人章法特改換面目人自不覺耳

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全是變化楚騷古今之極軌也徒賞其芊麗誤矣

唐代詞人自以飛卿為冠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自是高調未臻無上妙諦皇甫子奇夢江南竹枝諸篇合者可寄飛卿廡下亦不能為之亞也

南唐中宗山花子云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沈

之至。鬱之至。淒然欲絕。後主雖善言情。卒不能出其右也。

後主詞思路悽惋。詞場本色。不及飛卿之厚。自勝牛松卿輩。

韋端己詞似直而紆。似達而鬱。最爲詞中勝境。

端己菩薩蠻四章惓惓故國之思。而意婉詞直。一變飛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余嘗謂後主之視飛卿。合而離者也。端己之視飛卿。離而合者也。

端己菩薩蠻云。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又云。凝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歸國遙云。別後只知相愧。

淚珠難遠寄。應天長云。夜夜綠窗風雨。斷腸君信否。皆留蜀後思君之辭。時中原鼎沸。欲歸不能。端已人品未爲高。然其情亦可哀矣。

孫孟文詞氣骨甚遒。措語亦多警鍊。然不及溫韋處亦在此。坐少閑婉之致。

馮正中詞極沈鬱之致。窮頓挫之妙。纏綿忠厚。與溫韋相伯仲也。蝶戀花四章。古今絕搆。詞選本李易安詞序。指庭院深深一章爲歐陽公作。他本亦多作永叔詞。惟詞綜獨云馮延巳作。竹垞博極羣書。必有所據。且細味此闋。與上三章筆墨。的是一

色。歐公無此手筆。

正中蝶戀花四闋情詞悱惻可羣可怨詞選云忠愛纏綿宛然騷辯之義延已爲人專蔽嫉妒又敢爲大言此詞蓋以排間異已者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數語確當

正中蝶戀花首章云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憂讒畏譏思深意苦次章云誰道閒情抛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始終不渝其志亦可謂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三章云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

來時陌上相逢否。忠厚惻怛。藹然動人。四章云。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詞意殊怨。然怨之深。亦厚之至。蓋三章猶望其離而復合。四章則絕望矣。作詞解如此。用筆一切。叫囂纖冶之失。自無從犯其筆端。

正中菩薩蠻羅敷豔歌諸篇。溫厚不逮飛卿。然如憑仗東流將取離心過橘州。又殘日尙彎環。玉箏和淚彈。又玉露不成圓。寶箏悲斷絃。又紅燭淚闌干。翠屏煙浪寒。又雲雨已荒涼。江南春草長。亦極淒婉之致。

北宋詞沿五代之舊。才力較工。古意漸遠。晏歐著名一時。然幷無甚强人意處。卽以豔體論。亦非高境。

晏歐詞雅近正中。然貌合神離。所失甚遠。蓋正中意餘於詞。體用兼備。不當作豔詞讀。若晏歐不過極力爲豔詞耳。尙安足重。

文忠思路甚雋。而元獻較婉雅。後人爲豔詞。好作纖巧語者。是又晏歐之罪人也。

詩三百篇大旨歸於無邪。北宋晏小山工於言情。出元獻文忠之右。然不免思涉於邪。有失風人之

旨而措詞婉妙則一時獨步。小山詞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又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既閒婉又沉著當時更無敵手又明年應賦送君詩細從今夜數相會幾多時淺處皆深又曉霜紅葉舞歸程客情今古道秋夢短長亭又少陵詩思舊才名雲鴻相約處煙霧九重城亦復情詞兼勝又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曲折深婉自有豔詞更不得不讓伊獨步視永叔之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倚闌無緒更兜

鞵等句雅俗判然矣

張子野詞古今一大轉移也前此則為晏歐為溫韋體段雖具聲色未開後此則為秦柳為蘇辛為美成白石發揚蹈厲氣局一新而古意漸失子野適得其中有含蓄處亦有發越處但含蓄不似溫韋發越亦不似豪蘇膩柳規模雖隘氣格卻近古自子野後一千年來溫韋之風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

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

空靈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於音調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

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別有天地水調歌頭卜算子雁賀新涼水龍吟諸篇尤爲絕搆

太白之詩東坡之詞皆是異樣出色只是人不能學烏得議其非正聲

耆卿詞善於鋪敘羈旅行役尤屬擅長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溫韋忠厚之意詞人變古耆卿

首作俑也。

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此論陋極。東坡之詞。純以情勝。情之至者詞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兒女私情耳。論古人詞。不辨是非。不別邪正。妄爲褒貶。吾不謂然。

東坡少游。皆是情餘於詞。耆卿乃辭餘於情。解人自辨之。

秦七黃九。並重當時。然黃之視秦。奚啻碔砆之與美玉。詞貴纏綿。貴忠愛。貴沈鬱。黃之鄙俚者無論

矣。即以其高者而論。亦不過於倔強中見姿態耳。於倔強中見姿態。以之作詩。尙未必盡合。況以之爲詞耶。

黃九於詞。直是門外漢。匪獨不及秦蘇。亦去耆卿遠甚。

秦少游自是作手。近開美成。導其先路。遠祖溫韋。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遂令議者不病其變。而轉覺有不得不變者。後人動稱秦柳。柳之視秦。爲之奴隸而不足者。何可相提幷論哉。

少游詞最深厚最沈著如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思路幽絕其妙令人不能思議較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之語尤爲入妙世人動訾秦七眞所謂井蛙謗海也

少游滿庭芳諸闋大半被放後作戀戀故國不勝熱中其用心不逮東坡之忠厚而寄情之遠措語之工則各有千古

少游名作甚多而俚詞亦不少去取不可不愼

張綖云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爲主此亦似是而非不關痛癢語也誠能本諸忠厚而

出以沈鬱。豪放亦可。婉約亦可。否則豪放嫌其粗魯。婉約又病其纖弱矣。

方回詞胸中眼中。另有一種傷心說不出處。全得力於楚騷。而運以變化。允推神品。

方回詞極沈鬱。而筆勢卻又飛舞。變化無端。不可方物。吾烏乎測其所至。

方回踏莎行荷花云。斷無蜂蝶慕幽香。紅衣脫盡芳心苦。下云。當年不肯嫁東風。無端卻被秋風誤。此詞騷情雅意。哀怨無端。讀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淚墮。浣溪沙云。記得西樓凝醉眼。昔年風物。

似而今只無人與共登臨只用數虛字盤旋唱歎而情事畢現神乎技矣世弟賞其梅子黃時雨一章猶是耳食之見

浣溪沙結句貴情餘言外含蓄不盡如吳夢窗之東風臨夜冷於秋賀方回之行雲可是渡江難皆耐人玩味

毛澤民詞意境不深間有雅調晁無咎則有意蹈揚湖海而力又不足於此中眞消息皆未夢見

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姜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爲巨擘後之爲詞者

亦難出其範圍。然其妙處。亦不外沈鬱頓挫。頓挫則有姿態。沈鬱則極深厚。既有姿態。又極深厚。詞中三昧。亦盡於此矣。

今之談詞者。亦知尊美成。然知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正坐不解沈鬱頓挫之妙。彼所謂佳者。不過人云亦云耳。摘論數條於後。清眞面目。可見一斑。

美成詞。極其感慨。而無處不鬱。令人不能遽窺其旨。如蘭陵王柳云。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二語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處。故下接

云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盤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憤懣矣・美成則不然・閒尋舊蹤迹。二疊無一語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約畧點綴・更不寫淹留之故・卻無處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筆云・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遙遙挽合・妙在纔欲說。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無窮・六醜薔薇謝後作云・為問家何在・上文有悵客裏光陰虛擲。之句・此處點醒題旨・既突兀又綿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覆纏綿・更不糾纏一筆・卻滿紙是羈愁抑鬱・且有許多不敢說處・言中有物・吞吐

盡致。大抵美成詞。一篇皆有一篇之旨。尋得其旨。不難迎刃而解。否則病其繁碎重複。何足以知清眞也。

美成詞。有前後若不相蒙者。正是頓挫之妙。如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上半闋云。人靜烏鳶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凭欄久。黃蘆苦竹。擬泛九江船。正擬縱樂矣。下忽接云。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長。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時眠。是烏鳶雖樂。社燕自苦。九江之船。卒未嘗泛。此中有多少說

不出處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說得雖哀怨卻不激烈沈鬱頓挫中別饒蘊藉後人爲詞好作盡頭語令人一覽無餘有何趣味

美成菩薩蠻上半闋云何處望歸舟夕陽江上樓思慕之極故哀怨之深下半闋云深院捲簾看應憐江上寒哀怨之深亦忠愛之至似此不必學溫韋已與溫韋一鼻孔出氣

美成齊天樂云綠蕪彫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傷歲暮也結云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幾於愛惜寸陰日暮之悲更覺餘於言外此種結構不必多

費筆墨。固已意無不達。

美成詞。有似拙實工者。如玉樓春結句云。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兩譬。別饒姿態。卻不病其板不病其纖。此中消息難言。

美成詞。操縱處有出人意表者。如浪淘沙慢一闋。上二疊寫別離之苦。如掩紅淚。玉手親折等句。故作瑣碎之筆。至末段云。羅帶光銷紋衾疊連環解舊香頓歇怨歌永瓊壺敲盡缺恨春去不與人期弄夜色香餘滿地梨花雪蓄勢在後。驟雨飄風。不

可遏抑歌至曲終覺萬籟哀鳴天地變色老杜所謂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也

美成解語花元宵後半闋云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晝嬉笑遊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縱筆揮灑有水逝雲卷風馳電掣之感

美成夜飛鵲云何意重經前地遺鈿不見斜徑都迷兔葵燕麥向斜陽影與人齊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極望天西哀怨而渾雅白石揚州慢一闋從此脫胎超處或過之而厚意微遜

美成小令以警動勝視飛卿色澤較淡意態卻濃溫韋之外別有獨至處

陳子高詞婉雅閑麗暗合溫韋之旨晁無咎毛澤民万俟雅言等遠不逮也

陳簡齋無住詞未臻高境惟臨江仙云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都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眺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筆意超曠逼近大蘇

朱希眞春雨細如塵一闋饒有古意至漁父五篇

雖爲舉文所賞。然譬彼清流之中。雜以微塵。如四章結句有何人留得五章結句有何人相識。一經道破。轉嫌痕迹。不如並渾去爲妙。余最愛其次章結句云。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此中有眞樂。未許俗人問津又三章結句云。經過子陵灘半得梅花消息靜中生動妙合天機。亦先生晚遇之兆

辛稼軒。詞中之龍也。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沈鬱。不善學之。流入叫囂一派。論者遂集矢於稼軒。稼軒不受也。

稼軒詞。如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 浪淘

沙山寺夜作瑞鶴軒南澗雙溪樓等類。才氣雖雄。不免粗魯。世人多好讀之。無怪稼軒爲後世叫囂者作俑矣。讀稼軒詞者。去取嚴加別白。乃所以愛稼軒也。

稼軒詞自以賀新郎一篇爲冠。別茂嘉十二弟沈鬱蒼涼。跳躍動盪。古今無此筆力。詞云。綠樹聽鵜鴂。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

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詞選云茂嘉蓋以得罪謫徙故有是言）

稼軒水調歌頭諸闋直是飛行絕迹一種悲憤忼慨鬱結於中雖未能痕迹消融卻無害其為渾雅後人未易摹倣

稼軒詞彷彿魏武詩自是有大本領大作用人語

稼軒詞着力太重處如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詩以寄之）水龍吟（過南澗雙溪樓）等作不免劍拔弩張余所愛者如紅蓮相倚深如怨白鳥無言定是愁又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又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

頭艷茱花之類。信筆寫去。格調自蒼勁。意味自深厚。不必劍拔弩張。洞穿已過七札。斯爲絕技。

稼軒鷓鴣天云。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衰而壯。得毋有烈士暮年之慨耶。

稼軒臨江仙後半闋云。別浦鯉魚何日到。錦書封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應隨分瘦。忍淚覓殘紅。婉雅芊麗。稼軒亦能爲此種筆路。眞令人心折。

稼軒蝶戀花元日立春云。今歲花期消息定。只愁風雨無憑準。蓋言榮辱不定。遷謫無常。言外有多少哀怨。多少疑懼。

稼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章。詞意殊怨。然姿態飛動。極沈鬱頓挫之致。起處更能消三字。是從千回萬轉後倒折出來。眞是有力如虎。

稼軒菩薩蠻一章。書江西造口壁用意用筆。洗脫溫韋殆盡。然大旨正見脗合。

稼軒最不工綺語。尋芳草一章。固屬笑柄。卽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及玉觴淚滿卻停觴。怕酒似郎情薄。亦了無餘味。惟尺書如今何處也。綠雲依舊無蹤迹。又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楊只礙離人目。爲婉妙然。可作無題。亦不定是綺言也。

陳同甫豪氣縱橫稼軒幾為所挫而龍川詞一卷合者寥寥則去稼軒遠矣

同甫水調歌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精警奇肆幾於握拳透爪可作中興露布讀就詞論則非高調

劉改之蔣竹山皆學稼軒者然僅得稼軒糟粕既不沈鬱又多支蔓詞之衰劉蔣為之也板橋論詞云少年學秦柳中年學蘇辛老年學劉蔣眞是盲人道黑白令我捧腹不禁

改之全學稼軒皮毛不則卽為沁園春等調淫詞

褻語。汙穢詞壇。即以豔體論。亦是下品。蓋叫囂淫冶。兩失之矣。

竹山詞外強中乾。細看來。尚不及改之。竹垞詞綜推爲南宋一家。且謂其源出白石。欺人之論。吾未敢信。

竹山詞多不接處。如賀新郎云。竹几一燈人做夢。可稱警句。下接云。嘶馬誰行古道。合上下文觀之。不解所謂。即云託諸夢境。無源可尋。亦似接不接。下云。起搔首窺星多少。蓋言夢醒。下云。月有微黃籬無影。又是警句。下接云。挂牽牛數朶青花小。秋

太淡添紅爽此三句無味之極與通首詞意均不融洽所謂外强中乾也古人脫接處不接而接也竹山不接處乃眞不接也大抵劉蔣之詞未嘗無筆力而理法氣度全不講究是板橋心餘輩所祖乃詞中左道有志復古者當別有會心也

張安國詞熱腸鬱思可想見其為人劉後村則感激豪宕其詞與安國相伯仲去稼軒雖遠正不必讓劉蔣世人多好推劉蔣直以為稼軒後勁何耶

黃思憲知稼翁詞氣和音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詞理亦勝宋六十一家詞選中載其小令數篇洵

風雅之正聲。溫柔之亶脈也。余最愛其菩薩蠻云。高樓目斷南來翼。玉人依舊無消息。愁緒促眉端。不隨衣帶寬。萋萋天外草。何處春歸早。無語倚闌干。竹聲生暮寒。時公在泉幕。有懷汪彥章。以當路多忌。故託玉人以見意。又卜算子云。寒透小窗紗。漏斷人初醒。翡翠屏閒拾落釵。背立殘紅影。欲去更踟躕。離恨終難整。隴首流泉不忍聞。月落雙溪冷。時公赴召。道過延平。有歌妓追論舊事。即席賦此。遠韻深情。無窮幽怨。

知稼翁以與趙鼎善。為秦檜所忌。在嶺之欲衛其

眼兒媚（梅詞和傅參議韻）云。一枝雪裏冷光浮。空自許清流。如今憔悴。蠻煙瘴雨。誰肯尋搜。昔年命共孤芳醉。爭插玉釵頭。天涯幸有。惜花人在。杯酒相酬。情見乎詞矣。而措語未嘗不忠厚。

放翁詞亦爲當時所推重。幾欲與稼軒頡頏。然粗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軒甚遠。大抵稼軒一體。後人不易學步。無稼軒才力。無稼軒胸襟。又不處稼軒境地。欲於粗莽中見沈鬱。其可得乎。

放翁詞惟鵲橋仙（夜聞杜鵑）一章。借物寓言。較他作爲合乎古。然以東坡卜算子（雁）較之。相去殆不可道

里計癸

白雨齋詞話卷弟

白雨齋詞話卷第二

丹徒陳廷焯亦峯著

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清眞之勁敵。南宋一大家也。夢窗玉田諸人。未易接武。南渡以後。國勢日非。白石目擊心傷。多於詞中寄慨。不獨暗香疏影二章。發二帝之幽憤。傷在位之無人也。特感慨全在虛處。無迹可尋。人自不察耳。感慨時事。發爲詩歌。便已力據上游。特不宜說破。只可用比興體。即比興中亦須含蓄不露。斯爲沈鬱。斯爲忠厚。若王子文之西河。曹西士之和作。陳

經國之沁園春。方巨山之滿江紅水調歌頭。李秋田之賀新涼等類。慷慨發越。終病淺顯。南宋詞人。感時傷事。纏綿溫厚者。無過碧山。次則白石。白石鬱處不及碧山。而清虛過之。

白石詞以清虛爲體。而時有陰冷處。格調最高。沈伯時譏其生硬。不知白石者也。黃叔暘歎爲美成所不及。亦漫爲可否者也。惟趙子固云。白石詞家之申韓也。眞刺骨語。

美成白石。各有至處。不必過爲軒輕。頓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詞宗。自屬美成。而氣體之超妙。則白

石獨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

美成詞於渾灝流轉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則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所謂各有獨至處。

白石揚州慢（淳熙丙申至日過揚州）云。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數語寫兵燹後情景逼眞。猶厭言兵四字。包括無限傷亂語。他人累千百言。亦無此韻味。

白石長調之妙。冠絕南宋。短章亦有不可及者。如點絳脣（丁未過吳淞作）一闋。通首只寫眼前景物。至結處云。今何許。憑欄懷古。殘柳參差舞。感時傷事。只用

今何許三字提唱。憑欄懷古下。僅以殘柳五字咏歎了之。無窮哀感。都在虛處。令讀者弔古傷今不能自止。洵推絕調。

白石齊天樂一闋。全篇皆寫怨情。獨後半云。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以無知兒女之樂。反襯出有心人之苦。最爲入妙。用筆亦別有神味。難以言傳。

白石湘月云。暗柳蕭蕭。飛星冉冉。夜久知秋冷。寫夜景高絕。點綴之工。意味之永。他手亦不能到。

白石詞。如無奈苕溪月。又喚我扁舟東下。又冷香飛上詩句。又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等

語是開玉田一派在白石集中只算儁句尙非覓高之境

白石石湖仙一闋自是有感而作詞亦超妙入神惟玉友金蕉玉人金縷八字鄙俚纖俗與通篇不類正如賢人高士中著一傖父愈覺俗不可耐

白石翠樓吟（武昌安遠樓成）後半闋云此地宜有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氣一縱一操筆如遊龍意味深厚是白石最高之作此詞應有所刺特不敢穿鑿求之

竹屋梅溪並稱。竹屋不及梅溪遠矣。梅溪全祖清眞。高者幾於具體而微。論其骨韻。猶出夢窗之右。彭駿孫云。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此論推揚太過。不當其實。三變行輩。信不足數。然同時如東坡少游。豈梅溪所能壓倒。至以竹屋竹山與之並列。是又淺視梅溪。大約南宋詞人。自以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雖不論可

也。然則梅溪雖佳。亦何能超越白石。而與清眞抗哉。

梅溪東風第一枝。立春精妙處竟是清眞高境。張玉田云。不獨措詞精粹。又且見時節風物之感。乃深知梅溪者。余嘗謂白石梅溪。皆祖清眞。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遜焉。然高者亦未嘗不化。如此篇是也。

梅溪詞。如碧袖一聲歌石城怨西風隨去滄波蕩晚菰蒲弄秋還重到斷魂處沈鬱之至。又三年夢冷孤吟意短屢煙鐘津鼓屐齒厭登臨移橙後幾番涼雨亦居然美成復生。又臨江仙結句云。枉教

裝得舊時多向來簫鼓地曾見柳婆娑慷慨生哀極悲極鬱較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之句尤爲沈至此種境界卻是梅溪獨絕處

梅溪玉蝴蝶云一箇當樓謝娘懸淚立風前幽怨似少游清切如美成合而化矣

竹屋詞最雋快然亦有含蓄處抗行梅溪則不可要非竹山所及

竹屋春風吹綠湖邊草一章純用比意爲集中最純正最深婉之作他如賀新郎梅之開遍西湖春意爛算羣花正作江山夢吟思怯暮雲重此類不

過聽俊語耳。無關大雅。陳唐卿云竹屋梅溪詞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此論殊謬。夫梅溪求爲少游美成而不足者。竹屋則去之愈遠。烏得謂周秦所不及。且作詞只論是非。何論人道與不道。若不覩全體。不究本原。徒取一二聰明新巧語。遂歎爲少游美成所不能及。是亦妄人也已矣。

夢窗在南宋。自推大家。惟千古論夢窗者。多失之誣。尹惟曉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眞。後有夢窗。此非予之言。四海之公言也。爲此論者。不知置東坡

少游方回白石等於何地。沈伯時云。夢窗深得清眞之妙。但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其實夢窗才情超逸。何嘗沈晦。夢窗長處。正在超逸之中。見沈鬱之意。所以異於劉蔣輩。烏得轉以此爲夢窗病。至張叔夏云。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論亦余所未解。竊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以詩而論。如太白牛渚西江夜一篇。卻合此境。詞惟東坡水調歌頭近之。若夢窗詞。合觀通篇。固多警策。即分摘數語。亦自入妙。何嘗不成片段耶。總之夢窗之妙。在超逸中見沈鬱。

不及碧山梅溪之厚。而才氣較勝。

張皋文詞選。獨不收夢窗詞。以蘇辛為正聲。卻有巨識。而以夢窗與耆卿山谷改之輩同列。不知夢窗者也。至董氏續詞選。祇取夢窗唐多令憶舊游兩篇。此二篇絕非夢窗高詣。唐多令一篇。幾於油腔滑調。在夢窗集中。最屬下乘。續選獨取此兩篇。豈故收其下者。以實皋文之言耶。（董毅為皋文外孫）謬矣。

夢窗高陽臺一篇（落梅）。既幽怨又清虛。幾欲突過中仙。詠物諸篇。是集中最高之作。詞選何以不錄。

夢窗精於造句。超逸處則仙骨珊珊。洗脫凡豔。幽

素處則孤懷耿耿別緒古歡如高陽臺（落梅）云宮粉彤痕仙雲墮影無人野水荒灣古石埋香金沙鎖骨連環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半飄零庭上黃昏月冷闌干又云細雨歸鴻孤山無限春寒瑞鶴仙云怨柳淒花似曾相識西風破屐林下路水邊石祝英臺近（除夜立春）云剪紅情裁綠意花信上釵股殘日東風不放歲華去又（春日客龜溪遊廢園）云花綠暗長亭歸夢趁風絮水龍吟（惠山泉）云豔陽不到青山淡煙冷翠成秋苑滿江紅（澱山湖）云對兩蛾猶鎖怨綠煙中秋色未教飛盡雁夕陽長是墜疏鐘

點絳脣試燈夜初情云。情如水。小樓薰被。春夢笙歌裏。

又云。征衫貯。舊寒一縷。淚濕風簾絮。鶯啼序云。瞑

堤空。輕把斜陽。總還鷗鷺。八聲甘州游靈岩云。箭徑。

酸風射眼。膩水染花腥。又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

與雲平。俱能超妙入神。

夢窗賦女髑髏云調思佳客釵燕攏雲睡起時。隔牆折

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妝如畫。細雨三更花欲飛。情

輕愛別舊相知。斷腸青冢幾斜暉。亂紅一任風吹

起。結習空時不點衣。又題華山女道士扇云。調蝶戀花

北斗秋橫雲髻影。鶯羽衣輕。腰減青絲剩。俗字俗句一

曲遊仙聞玉磬月華深處人初定十二闌干和笑凭風露生寒人在蓮花頂睡重不知殘酒醒層城幾度啼鴉暝又題藕花洲尾扇云落魄醉春溫紅玉纖衣學剪嬌鴉綠夜香燒短銀屏燭偷擲金錢重把寸心卜此三句亦平常淺熟意雖非惡劣究屬疲庸不謂夢窗蹈之翠深不礙鴛鴦宿採菱誰記當時曲青山南畔紅雲北一葉波心明滅淡妝束此類命題皆不大雅金應珪抉詞中三蔽似此亦在俚詞之列故爲皋文所不取然用意造句仙思鬼境兩窮其妙余錄入閑情集中不忍沒古人之美也

夢窗金縷曲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云。華表月明歸夜鶴。問當時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濺清淚。後疊云。此心與東君同意。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懷此恨。寄殘醉。感慨身世。激烈語偏說得溫婉。境地最高。若文及翁之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藥。天下事可知矣。不免有張眉努目之態。

陳西麓詞和平婉雅。詞中正軌。張叔夏云。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近代陳西麓所作。平正亦有佳者。夫平正則難見其佳。平正而有佳者。乃眞佳也。求之於詩。十九首後。

其惟陶淵明乎。詞惟西麓近之。有志於古者。三復西麓詞。一切流蕩忘反之失。不化而化矣。

西麓詞在中仙夢窗之間。沈鬱不及碧山。而時有淸超處。超逸不及夢窗。而婉雅猶過之。

西麓八寶妝起句云。望遠。秋平。起四字便耐人思。卻似日湖漁唱詞境。用作西麓全集讚語。亦無不可。

西麓八寶妝云。琴心錦意暗嬾。又爭奈西風吹恨醒。其有感於爲制置司參議官時乎。然不肯仕元之意。已決於此矣。正不必作激烈語。

西麓綺羅香（秋雨）云。滴入愁心。秋似玉樓人瘦。煙檻外。催落梧桐。帶西風亂捎鴛甃。字字鍾鍊。卻極和雅。又酹江月云。隔岸人家。砧杵急。微寒先到簾鉤。又玉樓春云。斜陽一片水邊樓。紅葉滿天江上路。又蝶戀花（柳）云。寂寞情懷如中酒。攀條恨結東風手。又云。悵望章臺愁轉首。畫欄十二東風舊。俱耐人玩味。

西麓亦是取法清真。集中和美成者十有二三。想見服膺之意。特面目全別。此所謂脫胎法。

西麓西湖十詠。多感時之語。時時寄託。忠厚和平。

眞可亞於中仙下視草窗十闋直不足比數矣如探春（蘇堤春曉）云搔首捲簾看認何處六橋煙柳秋霽（平湖秋月）云對西風憑誰問取人間那得有今夕應笑廣寒宮殿窄露冷煙澹還看數點殘星兩行新雁倚樓橫笛埽花游（雷峰夕照）云可惜流年付與朝鐘暮鼓驀山溪（花港觀魚）云宮溝泉滑怕有題紅句鈎餌已忘機都付與人間兒女濠梁興在鷗鷺笑人癡三湘夢五湖心雲水蒼茫處齊天樂（南屏晚鐘）云御苑煙花宮斜露草幾度西風彈指似此之類皆令人思讀之既久其味彌長諸詞作於景定癸亥歲閱十

餘年宋亡矣三湘夢三句推開說先生其有遺世之心乎

周公謹詞刻意學淸眞句法字法居然合拍惟氣體究去淸眞已遠其高者可步武梅溪次亦平視竹屋

公謹木蘭花慢西湖十景十章不過無謂游詞耳蓉塘詩話獨賞之何也

公謹一萼紅登蓬萊閣有感一闋蒼茫感慨情見乎詞當爲草窗集中壓卷雖使美成白石爲之亦無以過惜不多覯耳詞云步深幽正雲黃天淡雪意未全

休鑑曲寒沙茂林煙草俯仰今古悠悠歲華晚飄
零漸遠誰念我同載五湖舟磴古松斜厓陰苔老
一片清愁回首天涯歸夢幾魂飛西浦淚灑東州
故國山川故園心眼還似王粲登樓最負他秦鬟
妝鏡好江山何事此時游為喚狂吟老監共賦銷
憂
公謹獻仙音弔雪香亭梅云一片古今愁但廢綠平煙
空遠無語消魂對斜陽衰草淚滿又西泠殘笛低
送數聲春怨即杜詩回首可憐歌舞地之意以詞
發之更覺淒惋水龍吟白蓮云擎露盤深憶君涼夜

晴傾鉛水想鴛鴦正結梨雲好夢西風冷還驚起詞意兼勝似此亦居然碧山矣

草窗絕妙好詞之選並不能強人意當是局於一時聞見卽行采入未窺各人全豹耳不得以草窗所輯一概尊之紀文達立論好是古非今絕妙好詞一編歎爲篇篇皆善未免以耳代目且如殷璠所選河嶽英靈集以唐人選唐詩而膚陋謬妄不可言狀文達亦賞之尤屬不解

王碧山詞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時傷世之言而出以纏綿忠愛詩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詞人有此庶幾無憾

南宋詞家白石碧山純乎純者也梅溪夢窗玉田

輩。大純而小疵。能雅不能虛。能清不能厚也。

詞法之密。無過清眞。詞格之高。無過白石。詞味之厚。無過碧山。詞壇三絕也。

詩有詩品。詞有詞品。碧山詞性情和厚。學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諸忠厚。而運以頓挫之姿。沈鬱之筆。論其詞品。已臻絕頂。古今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白石詞雅矣。正矣。沈鬱頓挫矣。然以碧山較之。覺白石猶有未能免俗處。

少游美成。詞壇領袖也。所可議者。好作豔語。不免於俚耳。故大雅一席。終讓碧山。

碧山詞。觀其全體。固自高絕。即於一字一句閒求之。亦無不工雅。瓊枝寸寸玉。旃檀片片香。吾於詞見碧山矣。於詩則未有所遇也

看來碧山爲詞。只是忠愛之忱。發於不容已。並無刻意爭奇之意。而人自莫及。此其所以爲高

詞選云。碧山咏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自是確論。讀碧山詞者。不得不兼時勢言之。亦是定理。或謂不宜附會穿鑿。此特老生常談。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人詩詞。有不容穿鑿者。有必須考鏡者。明眼人自能辨之。否則徒爲大言欺人。彼方自謂識超吾

直笑其未解。

碧山咏物諸篇。固是君國之憂。時時寄託。卻無一筆犯複。字字貼切故也。就題論題。亦覺躊躇滿志。

碧山天香（龍涎香）一闋。莊希祖云。此詞應爲謝太后作。前半所指多海外事。此論正合余意。惟後疊云。荀令如今漸老。總忘卻尊前舊風味。必有所興。但不知其何所指。讀者各以意會可也。

碧山南浦（春水）云。簾影蘸樓陰。芳流去。應有淚珠千點。滄浪一舸。斷魂重唱蘋花怨。寄慨處。淸麗紆徐。斯爲雅正。又慶宮春（水仙）云。歲華相誤。記前度湘皋

怨別哀絃重聽都是淒涼未須彈徹後疊云。國香到此誰憐煙冷沙昏頓成愁絕結云。試招仙魄怕今夜瑤簪束折擕盤獨出空想咸陽故宮落月淒涼哀怨。其爲王清惠作乎。又無悶雪意後半闋云。清致悄無似有照水南枝已攪春意誤幾度憑欄莫愁凝睇應是梨雲夢好未肯放東風來人世待翠管吹破蒼茫看取玉壺天地無限怨情。出以渾厚之筆。惟南枝句中含譏刺。當指文溪松雪輩。碧山眉嫵高陽臺慶清朝三篇。古今絕搆。詞選取之。確有特識。眉嫵新月云。漸新痕懸柳澹彩穿花依

約破初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畫眉未穩料素娥猶帶離恨最堪愛一曲銀鉤小寶簾挂秋冷千古盈虧休問歎漫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詞選云。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高陽臺詞選云此題應是梅花後半闋云。江南自是離愁苦況遊驄古道歸雁平沙怎得銀箋殷勤與說年華如今處處生芳草縱憑高不見天涯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飛花詞選云。此傷君臣晏安。不思國恥。天下將亡

也。慶清朝榴花後半闋云。誰在舊家殿閣自太眞仙去。掃地春空朱旛護取如今應誤花工顛倒絳英滿徑想無車馬到山中西風後尚餘數點還勝春濃。詞選云。此言亂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也。不知其何所指。右上三章。一片熱腸。無窮哀感。小雅怨誹不亂。諸詞有焉。以視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過之無不及。詞至是乃蔑以加矣。

碧山水龍吟諸篇。感慨沈至。咏牡丹云。自眞妃舞罷謫仙賦後繁華夢如流水。咏海棠云。歎黃州一夢燕宮絕筆無人解看花意。感寓中出以騷雅之

筆入人自深。咏白蓮云。太液荒寒。海山依約。斷魂何許。又云。三十六陂煙雨。舊淒涼向誰堪訴。如今漫說仙姿自潔。芳心更苦。寫出幽貞。意者亦指清惠乎。咏落葉云。渭水風生。洞庭波起。幾番秋杪。想重崖半沒。千峯盡出。山中路無人到。筆意幽冷。寒芒刺骨。其有慨於崖山乎。

碧山齊天樂諸闋。哀怨無窮。都歸忠厚。是詞中最上乘。咏螢云。漢苑飄苔。秦陵墜葉。千古淒涼不盡。何人為省。但隔水餘暉。傍林殘影。咏歎蒼茫。深人無淺語。隔水二句。意者其指帝昺乎。咏蟬首章云。

短夢深宮向人猶自訴憔悴言中有物。其指全太后祝髮爲尼事乎。後疊云。病葉難留纖柯易老空憶斜陽身世窗明月碎甚已絕餘音尙遺枯蛻鬢影參差斷魂淸鏡裏意境雖深。然所指却瞭然在目。次章起句云。一襟餘恨宮魂斷下云。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尙如許合上章觀之。此當指王昭儀改裝女冠。後疊云。銅仙鉛淚如洗歎移盤去遠難貯零露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餘音更苦。甚獨抱淸商頓成淒楚字字淒斷。却渾雅不激烈。餘音數語。或有感於太液芙蓉一闋乎。

碧山贈秋崖道人西歸調齊天樂云。冷煙殘水山陰道。家家擁門黃葉。一起令人魂銷。又云。換盡秋芳想渠西子更愁絕亦不堪多誦。後疊云。短褐臨流幽懷倚石山色重逢都別黍離麥秀之悲。山色六字。淒絕警絕覺國破山河在猶淺語也。下云。江雲凍折算只有梅花尚堪攀折。此亦必有所指。骨韻高絕。玉田感傷處。亦自雅正。總不及碧山之厚。讀碧山詞。須息心靜氣。沈吟數過。其味乃出。心粗氣浮者。必不許讀碧山詞。

碧山洗芳林夜來風雨一闋。花外集中。惟此篇最

疎快風骨稍低情詞卻妙碧山八六子云漫淡卻蛾眉晨妝慵埽寶釵蟲散繡衾鸞破當時暗水和雲泛酒空山留月聽琴料如今門前數重翠陰宛雅幽怨殊耐人思又一萼紅題赤城山中梅花卷云疎萼無香柔條獨秀應恨流落人間後半云重省嫩寒清曉過斷橋流水問訊孤山冰骨微銷塵衣不浣相見還誤輕攀未須訝東南倦客掩鉛淚看了又重看故國吳天樹老雨過風殘身世之感君國之恨一一可見疎影梅云籬根分破東風恨又蔓入水孤雲闊後疊云幾度黃昏

忽到窗前重想故人初別蒼虬欲捲漣漪去漫蛻卻連環香骨高陽臺云屢卜佳期無憑卻怨金錢何人寄與天涯信趁東風急整歸船縱飄零滿院楊花猶是春前幽情苦緒味之彌永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高似孫過聚景園詩也可謂淒怨碧山法曲獻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韻）云層綠峩峩纖瓊皎皎倒壓波痕清淺過眼年華動人幽意相逢幾番春換記喚酒尋芳處盈盈褪妝晚已銷黯況淒涼近來離思應忘卻明月夜深歸夢荏苒一

枝春恨東風人似天遠縱有殘花酒灑征衣鉛淚都滿但殷勤折取自遺一襟幽怨較高詩更覺淒婉

碧山花犯梅詞云三花兩花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輕委雲臥穩藍衣正護春顫顛羅浮夢半蟾挂曉幺鳳冷山中人乍起筆意幽索得屈宋遺意

少陵每飯不忘君國碧山亦然然兩人負質不同所處時勢又不同少陵負沈雄博大之才正值唐室中興之際故其爲詩也悲以壯碧山以和平中正之音卻值宋室敗亡之後故其爲詞也哀以思

推而至於國風離騷則一也。

碧山望梅云。剪玉裁冰。已占斷江南春色。恨風前素豔。雪裏暗香。偶成拋擲。寄慨往事。必有所指。後半云。如今眼穿故國。待拈花弄蕊。時話思憶。想隴頭依約。飄零甚千里。芳心杳無消息。粉怯珠愁。又只恐吹殘羌笛。正斜飛半窗曉月。夢回隴驛。惓惓故國。忠愛之心。油然感人。作少陵詩讀可也。

詞法莫密於清真。詞理莫深於少游。詞筆莫超於白石。詞品莫高於碧山。皆聖於詞者。而少游時有俚語。清真白石。間亦不免。至碧山乃一歸雅正。後

之爲詞者。首當服膺勿失。一切游詞濫語。自無從犯其筆端。

詞有碧山。而詞乃尊。否則以爲詩之餘事。遊戲之爲耳。必讀碧山詞。乃知詞所以補詩之闕。非詩之餘也。

草窗與碧山相交最久。然絕妙好詞中。所選碧山諸篇。大半皆碧山次乘。轉有負於碧山

張玉田詞。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故誦之者多。至謂可與白石老仙相鼓吹。仇仁近語。惟精警處多。沈厚處少。自是雅音。尚非白石之匹

玉田詞感傷時事與碧山同一機軸只是沈厚不及碧山

玉田以春水一詞得名用冠詞集之首此詞深情綿邈意餘於言自是佳作然尙非樂笑翁壓卷知音者審之

兩宋詞人玉田多所議論其所自著亦可收南宋之終沈厚微遜碧山其高者頗有姜白石意趣後遂鮮有知音矣

玉田工於造句每令人拍案叫絕如憶舊遊大都長春宮云古臺半壓琪樹引袖拂寒星結云鶴衣散影

都是雲壺中天夜渡黃河古云扣舷歌斷海蟾飛上孤白渡江雲山陰久客寄王菊存云山空天入海倚樓望極風急暮潮初湘月山陰道中云疎風迎面濕衣原是空翠清平樂云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甘州餞沈克道并寄趙學舟云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一字無題處落葉都愁後疊云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又前調餞草窗西歸云料瘦筇歸後閑鎖北山雲臺城路爲湖天賦寄太白山人陳又漸云夜氣浮山晴暉蕩目無尋秋處又前調云虛沙動月歎千里悲歌唾壺敲缺後疊云迴潮似咽送一點愁心故人天末江影沈沈

夜涼鷗夢闊長亭怨餞菊泉云記橫笛玉關高處萬疊沙寒雪深無路西子妝江上云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結云漫依依愁落鵑聲萬里又憶舊遊寄友云一葉江心冷望美人不見隔浦難招舊時認得鷗鷺重過月明橋又前調登蓬萊閣云海日生殘夜看臥龍和夢飛入秋冥還聽水聲東去山冷不生雲此類皆精警無匹然不及碧山處正在此蓋碧山已幾於渾化並無驚奇可喜之句令人歎賞所以爲高所以爲大

玉田邁陂塘後半闋云休重省莫問山中秦晉桃

源今度難認林問卻是長生路一笑元非捷徑深更靜待散髮吹簫鶴背天風冷憑高露飲正碧落塵空光搖半壁月在萬松頂沈鬱以淸超出之飄有凌雲之意沖厚雖不及碧山然自出草窗西麓上

西湖春感一章淒涼幽怨鬱之至厚之至玉田高陽臺與碧山如出一手樂笑翁集中亦不多覯詞云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淒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煙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

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閑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

玉田長亭怨餞菊泉後半闋云同去釣珊瑚海樹底事便成行旅煙迷斷浦更幾點戀人飛絮如今又京國尋春定應被薇花留住且莫把孤愁說與當時歌舞時菊泉將復之薊北數語微而多諷結二語自明其不仕之志似此亦不讓碧山

玉田三姝媚送舒亦山云賀監猶存還散迹千岩風露君國恨離別感言外自見又云莫趁江湖鷗鷺怕

太乙爐烟晴銷錯虎又云布襪青鞵休誤入桃源深處語帶箴規耐人尋味便似中仙最高之作大抵讀玉田詞者貴取其沈鬱處徒賞其一字一句之工遂驚歎欲絕轉失玉田矣

碧山玉田多感時之語本原相同而用筆互異碧山沈鬱處多超脫處少玉田反是終以沈鬱為勝草窗西麓碧山玉田同時並出人品亦不甚相遠四家之詞沈鬱至碧山止矣而玉田之超逸西麓之澹雅亦各出其長以爭勝要皆以忠厚為主故足感發人之性情草窗雖工詞而感寓不及三家

之正本原一薄結構雖工終非正聲也當時草窗盛負詞名玉田次之碧山西麓名則不逮卽後世知之者亦不過數人然千載下自有定論一時得失何足重輕

李篔房木蘭花慢送客云吟邊喚回夢蝶想故山薇長已多年後疊云留連漫聽燕語便江湖夜雨隔燈前此詞絕有感慨絕妙好詞中失載見公謹浩然齋雅談

葛長庚詞一片熱腸不作閒散語轉見其高其賀新郎諸闋意極纏綿語極俊爽可以步武稼軒遠

出竹山之右。

李易安詞。獨闢門徑，居然可觀。其源自從淮海大晟來。而鑄語則多生造。婦人有此。可謂奇矣。

易安聲聲慢一闋。連下十四疊字。張正夫歎爲公孫大娘舞劍手。且謂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然此不過奇筆耳。並非高調。張氏賞之。所見亦淺。又寵柳嬌花之句。黃叔暘歎爲前此未有能道之者。此語殊病纖巧。黃氏賞之。亦謬。宋人論詞。且多左道。何怪後世紛紛哉。

易安佳句。如一翦梅起七字云。紅藕香殘玉簟秋。

精秀特絶眞不食人間煙火者

易安武陵春後半闋云聞說雙溪春尙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又淒婉又勁直觀此益信易安無再適趙汝舟事卽風人豈不爾思畏人之多言意也投綦公一啟後人僞撰以誣易安耳

易安賣花聲云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蹤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空回首紫金峰雨潤煙濃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淒豔不忍卒讀其爲德父作乎

朱晦庵謂宋代婦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魏夫人詞筆。頗有超邁處。雖非易安之敵。然亦未易才也。朱淑眞詞。才力不逮易安。然規模唐五代。不失分寸。如年年玉鏡臺。及春已半等篇。殊不讓和凝李珣輩。惟骨韻不高。可稱小品。

白雨齋詞話卷第二